一八、法印經略說

趙宋施護三藏所譯的《佛說法印經》：「
是
諸佛 根本法，
是
諸佛 眼，
是即
諸佛 所歸趣法」。

在一切經中，這可說是
最 簡易，
最 深徹，
最 根本
的了！

一切小乘、大乘的甚深法，都不外乎
根源於這一法門 而流衍出來的。

這是諸佛眼目——「佛之知見」；

為一切眾生同成佛道的究竟歸宿。

依據這部經，可以正確了解到佛法的心要——
一切經法的根本特質是什麼，
所以這部經就叫做《法印經》。

法印 **Dharmôddāna** 是佛法準量的意思；
作為佛法的準繩，可據此而衡量所說的
是否合於佛法，是否徹底。

在一切經中，這部經特別被稱為《法印經》，可想見這部經的重要了！

佛法中，一向有三法印和一法印的分別。

一般以為：小乘說三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寂靜」；
大乘說一法印（一實相印）——

一切法空性。

這似乎說：
凡說三法印的，就印定為正確的小乘法；
說一法印的，就印定為正確的大乘法。
其實，這是並不正確的！
佛法平等，絕對真理那裡會有這樣的對立？

在這方面，龍樹菩薩說得好！
如深求而徹了的話，三法印就是一法印。
大乘 多說 一法印，
小乘 多說 三法印，
只是說明上的偏重不同，
而非本質上有什麼差別
（《大智度論》卷二二等）。

對於這，本經也說得極明確：「
空性如是，諸法亦然，是名法印」。

這是一法印，指諸佛（聖者）證悟的內容說。

又說：「此法印者，即是 三解脫門」，
這就是 三法印，從 悟入 修行 的 方法說。

如我們到公園去，從進園的園門說，可以有三門或四門等。可是走進門去，公園還是一樣。

這部經也就這樣的開示我們：
約一切聖者證入說，是空性，稱為
法印。

約證入空性（法印）而能得解脫的法門說，稱為
三解脫門。

現在分別來解說，先說空性：
「空性」**śūnyatā**，指
諸佛（聖者）證悟的內容，或稱 自證境界。

聖者所證悟的，本來離名離相，但為了引導大家去證入，不能不方便的說個名字。

無以名之，還是名為空性吧！

空性是這樣的：
一、「空性無所有」：
經上以「無處所，無色相」來解說。
這是說：空性是不落於物質形態的。

物質，佛法中叫做色；
物質的特性（色相）是「變礙」。

在同一空間中，物質間是相礙的。
因為有礙，所以有變異，物質一直在
凝合（水）、
穩定（地）、
分化（火）、
流動（風）
的過程中。

凡是物質，就有空間的屬性，就可以說在這裡，
在那裡（處所）。

諸佛圓滿證悟的空性呢，是無所有——不落於色相的，也沒有空間的處所可說。

二、空性「無妄想」：
經上以「非有想」來解說。

想是意識的取像相；
凡是意識——一切心識，一定攝取境相（如攝影機的攝取一樣），現起印象；由此取像而成概念。一切想像、聯想、預想，一切觀念、一切認識，都由此而成立。

但這種意識形態——有想，是虛妄而不實的；
這種虛妄分別（或稱妄念、妄識），是與諸佛證悟的空性，不相契合。

所以，空性是不落於意識（精神、心）形態的。

三、空性「無所生、無所滅」：
經上以「本無所生」來解說。

世間不外乎色相與心相（想）——物與心。

物質 有空間的屬性；
而物與心，又一定有時間的屬性。

從無而有 名為 生，
從有而無 名為 滅，
物質與精神，一直都在這樣的生滅狀態中。

由於物與心的生滅，現出前後不同的形態，而有時間性。

然而生從何來，滅向何處？現代的科學，已進步到懂得物質的 不滅；
不滅 當然也就 不生。

從佛陀的開示中，心——意識也是這樣的；

在人類知識的進步中，一定會證明這一論題。

從世俗的見地說，這是永恆的存在。

但不離時間的觀念，只是想像為不生不滅而已。在生滅的現象中，在時間的形態中，物也好，心也好，不可能有究極的實體性——自性。

一切不離於生滅，而生滅是
如幻的，虛妄的，相對的存在；

從諸佛自證的空性說，一切本不生，是
超越時間性的。

四、空性「離諸知見」：
經上以「非知見所及，離諸有著」來解說。

我們 認識 什麼，了解什麼，總不出於見聞覺知。

從眼（根及眼識）而來的 叫 見，

從耳而來的 叫 聞，
從鼻嗅、舌嘗、身觸而來的 叫 覺，
從意而來的 叫 知。

或簡單的稱為知見：
見 是 現見，通於一切直接經驗。
知 是 比知，是經分析、綜合等推理的知識。

知見——推理的，直覺的一切認識，就是心——意識的活動。

可是一
有心——知或見的分別，就
有（六塵境界，所分別）相現前。

這樣的心境對立，
有心就有相（成為妄想），
有相就有（執）著，就
落於相對（差別）的世界，

矛盾的，對立的，動亂的世界。

空性是知見所不及的，也就
不是這一般認識所能認識的。

這樣，空性不落於
色相、心相、時空相，
超越於主觀客觀的對立境界。

在我們的認識中，所有的名言中，可說什麼都不是，連不是也不是，真的是「說似一物即不中」。唯有從超越情見，超脫執著去體悟，所以還是稱為空性的好。

空是超越的（豎的、向上的）意義，
不要誤解為沒有，
更不要誤解為（橫的、向下的）相對的——與有相對的空，才好！

經以四層意義，顯示空性。

空性不只是理論所說明的，而是
要從修行中，超越情見去體證的。

所以在說到空性
不是知見所及，
離一切有著的
以後，就說：在超越情識知見的當下，既
離一切相，
離一切著，就
攝一切法 而 融入
平等法性，
無二無別（不落對待），如如不動。

住於無二無別的平等見，就是
聖者的真實智見。

不虛妄的真實見，就是
聖者的正覺，
佛陀的知見了！

說到這裡，可能在理解上，修證上，會引起錯誤，以為空性與相對界的一切法，完全是兩回事：生死以外有涅槃，世間以外有出世，如那些自稱阿羅漢的增上慢人那樣。

所以經上說：「當知空性如此，諸法亦然」。

這就是說：
空性是這樣的不落相對界（不二法門），但並非出一切法以外。

空性平等不二，一切法不出於空性（「不出於如」），也一樣的平等平等。

空性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的本來面目。

這如《中論》頌所說：「
不離於生死，而別有涅槃，
實相義如是，云何有分別」？「

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
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

在這裡，有要先加解說的：
空性是諸佛（聖人）所證的，由
修三解脫門而證入的，但
為什麼要證入空性呢？
修行又有什麼意義呢？

要知道：
佛陀本著自身的證悟來指導我們，是從認識自己，自己的世間著手的。

我們生在世間，可說是一種不由自主的活動。
一切物質的，社會的，自己身心的一切活動，都影響我們，拘礙著我們，使我們自由自主的意願，七折八扣而等於零。

我們哭了，又笑了；

得到了一切，又失去了一切。
在這悲歡得失的人生歷程中，我們是隨波逐浪，不由自主，可說環境——物質的，社會的，身心的決定著我們，這就是「繫縛」。

其實，誰能決定誰呢？
什麼能繫縛自己呢？

問題是：自身的起心動念，從無始生死以來，陷於矛盾的相對界而不能自拔。

所以環境如魔術師的指揮棒一樣，自己跟著魔棒，而跳出悲歡的舞曲。

在
客觀與主觀的對立中，
心物的對立中，
時空局限的情況中，
沒有究竟的真實，
沒有完善的道德，也

沒有真正的自由。

唯有能悟入平等空性，契入絕對的實相，才能得大解脫，大自在。

如蓮華的不染，如虛空的無礙一樣。

實現了永恆的安樂，永恆的自由，永恆的清淨（常樂我淨）：名為成佛。

眾生無始以來，迷而不覺，如不經一番勵力的修習，積重難返，怎麼能返迷啟悟呢！

修行是返迷啟悟的實踐過程，
本經曾概略的說到：
「諦聽諦受」，是
「聞所成慧」，
從聽聞閱讀等，對佛法生起深刻的信解。

「記念思惟」，是

「思所成慧」，也叫
「戒所成慧」。

這是將深信的佛法，經深思而求實現於三業（思想、言說、行為都合法）。

「如實觀察」，是
「修所成慧」，
是依定而起的觀慧。

既能言行如法（戒），又要心意集中（定），才能生起如實的觀察。否則，不過散心分別而已，不能深入證悟的。

本經所說的三解脫門，重在修慧。

三解脫門，是
空解脫門，
無想解脫門，
無作解脫門。

本經約經歷三解脫門而究竟解脫說。

其實，「三解脫門同緣實相」（《大智度論》），雖觀察的方便不同，而所觀的實相（空性）是一樣的，所以每一門都是可以直通解脫的。

先說空解脫門：
修行的方便是：「如實觀察：
色是苦、空、無常，當生厭離，住平等見。
受、想、行、識是苦、空、無常，當生厭離，住平等見」。

色、受、想、行、識，是觀察的對象。

色 是 物質。
受 是 內心觸對境界時所引起的情緒反應。
想 是 內心對境所起的表象作用。
行 是 內心觸對境界時，經審慮，決定而動身發

語的行為，所以是意志作用。

識 是 主觀的心識。

色也好，識也好，都是千差萬別的，總攝為五大聚，所以叫五蘊。

依佛法說：我們的身心世界，不外乎五蘊而已。

對於五蘊，應這樣的觀察：
五蘊是無常的：
物理、生理、心理的一切，都有生滅相，那一樣不歸於滅盡呢！

五蘊是苦的：
一切歸於無常，如旅行曠野而沒有歸宿，毒蟲惡獸都要來侵襲我們，吞噬我們，這是多麼可怖畏呀！

五蘊是空的：

一切是無常的，苦的，所以不自由，作不得主。

一切依因緣而生滅，依因緣而動亂，從因緣起，所以都 空 無自性。

這樣的觀察，是如實觀察；
如見常、見樂、見不空，就是顛倒了！

經這樣的如實觀察，對充滿矛盾苦迫的世間，自然不生愛染心，趣向於出離相對界，而住於無自性空的平等正見。

這樣的如實觀，是能得解脫的。

為了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又說：
「諸蘊本空」。

觀五蘊為無常、苦、空，不是主觀的顛倒妄想，而是諸（五）蘊的本性如此。

既然本性空，為什麼生起？
「由心所生」；這是直捷的點出了迷妄的根元。

心是迷妄的「有取之識」，在一切法（五蘊）中，起著主導的作用。

由於心識的執、愛染取，所以
起煩惱、造業，感得世間的生死。

如因夢心而有夢境，因夢境而起夢心，一直迷夢不覺一樣。

如能作如實的觀察，通達法性空而無所取著，那就迷妄的心識不生，也就不會起煩惱、造業，造作諸蘊，這就是解脫了。

這樣的修習趣入的，名 空解脫門。

再說無想解脫門：

如了得五蘊本空，能離虛妄知見的，早就得解脫了。但也有能觀五蘊本空，而觀慧中還存有空想——空的意象，這就應進修無想解脫門。

經上說：「住三摩地」。
如實觀察，都是要在三摩地（譯為正定）中的；止觀雙運，才能深入。

此處特別說到住三摩地，只是舉一為例而已。

我們的一切知見，不離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所取的境相，是
色、聲、香、味、觸、法——六境。

由六根起六識——眼識……意識；
現起的境象，就是
色想、聲想、香想、味想、觸想、法想。

現在如實觀色等一切境相，如三災起一樣，一切歸於滅盡。

一切境相滅盡，那觀心中的一切法（有）想，也就不起了。

法想所攝的空想，也不再現起，那就入無想解脫門。

一切想不起，所以知見清淨——不起虛妄知見，而得清淨的法眼。

內心的貪瞋癡，是依六塵境相而起的。得了無想解脫，貪瞋癡也就無所依而滅盡。

這樣，外離六塵，內滅三毒。

外離六塵想，所以不起我所見；
內離三毒，所以不起我見。

我見與我所見，是
有見無見，一見異見，常見斷見……
一切見的根本依處。

我見我所見不起，一切執見也就無所依而不起了。

這就到了截斷生死根本——我見我所見，到大解脫的境地。

再說無作解脫門：
如深入無想解脫門，可以一了百了。
但也有雖離一切境相，離我我所見，而於觀心還有所著，就是生死根元的最深處——內在的自我愛，沒有淨盡。

如真的「餘（我）慢未盡」，就
有生存的微細愛染，那就得再入
無作解脫門。

所以經上說：「離我見已，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再起一切妄識。

為什麼妄識不盡呢？
因為 執著妄識為自我 而有所愛染；
有愛染，就有思願，有造作，而生死不得解脫。

應該如實觀察這些妄識：
這都是依因託緣而生起的。

能生的因緣，都是無常的；
所生的妄識，當然也是無常的，還有什麼可愛著呢！

這樣的返觀妄識，如石火電光，生滅不住，即生即滅。進而照見妄識，生無從來，滅無所去，契入不生不滅的境地。

如雲散而皓月當空，畢竟明淨一般。

這樣的一切不可得，識也不可得；
悟入妄識性空，就無所愛染，不再造作，名為無作解脫門。

到得這步田地，證知 一切法 畢竟清淨；
於一切法 而無所著，得大解脫，大自在；
證入了「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的空性。